

### 时令小语

## 秋叶绚烂

■李德生文

风吹一片叶，万物已惊秋。秋风把树叶染上了五彩缤纷的颜色，蓝天白云下，满山遍野烂漫的秋色，呈现出“暑退九霄净，秋澄万景清”的景象。

树叶是四季交替最忠实的信使，秋叶斑斓，让人喜爱。一片片随风飘舞的树叶就像一只只彩蝶在风中舞蹈，从容洒脱地落下，草丛、沟壑、街路，真正展现了“落叶满阶红不扫”的景致。

人们尽情欣赏这一片片泛着季节色彩的落叶营造的诗情画景，悠闲漫步在秋叶铺就的街路上，是那般的惬意。

瞧着片片秋叶，虽然心里充盈着“一叶知秋，半是青黄半是绿”的怜悯。但也有“若无闲事在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”的赞叹。

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。”秋在北方来得热烈，秋风让柳树变成了金黄色，风儿一吹，柳叶飘落下来，像飞舞的彩蝶，抬头仰望，呵！好一幅柳叶飘落图。在鲁北老家湖岸边散步，踏在金黄柳叶铺就的小道上，细心观察，柳叶弯弯的像小月亮，长长的像金箔片，落在湖水中的像一叶小舟，随风而动，悠悠悠哉。虽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，但看着落叶，让我遐想起春夏柳叶的青翠欲滴，绿树成荫的美丽。

你瞧，春天，老柳树在春风的呼唤中，展开许多淡绿色的叶子。细长的柳条柔软如丝，随风摇曳，像小姑娘在跳舞，耷拉在湖面的柳丝荡起层层涟漪，涌动着盎然春情，俏接着稚嫩春色。随着夏日的到来，成排的岸柳已繁茂成荫，翠绿飘然的柳叶，就像俏丽的秀眉；条条绿柳垂丝好似翠帘；枝繁叶茂的柳树像一把把撑开的绿色大伞，遮阴蔽日，挡风净尘，行走在柳绿底荫的小路上，清风怡然。夏天的银杏树，更是绿叶葱茏，一个个绿色小精灵，缀满银杏树的枝头，翠叶绿果匠心独具地制作成绿色遮阳伞，烈日下，营造出一片恬静。

一念秋雨绵，一瞬秋风恋。秋叶并非止步无可奈何。你看，金灿灿的银杏树叶，像一把把打开的小扇子，还像美丽少女铺展的黄色小裙子。银杏树的落叶大张旗鼓、无拘无束展示自己的黄艳，为人间增添华丽色彩。

在人们尽情欣赏这一片片摇曳多姿的小黄扇组成的画作时，真不忍心在“画”上随意踏行。

叶知秋，秋光还。你看那梧桐

树的落叶是如此恣意张扬，重彩浓墨，渲染秋的欢艳。

尽情欣赏这一片片用丰腴柔美的身躯营造的画卷，在黄褐色梧桐叶铺就的街道上悠闲踱步，抬眼凝望悠然飘来的一片片梧桐叶，心中充盈“睡起秋声无觅处，满阶梧叶日明中”。眼前的梧桐叶，在夏日倒是绿润静谧，在道路上相交成绿穹。秋风萧萧，而今梧桐叶洋洋洒洒地飘落，在秋阳的映射下，叶片与阳光交合成斑驳的影调。漫步在梧桐叶铺就的路上，信手捡起几个叶片细心端详，叶片为宽卵形或三角卵形，无论大小，都有三根主茎叶脉通达叶柄，从主茎上分散出好多细茎叶脉伸向叶边，边缘有波状齿，好似一个个小蒲扇。

秋在南方有点羞涩。在上海，秋尽时节，四平路上的银杏才换上金色的服装。放眼大道两旁的银杏树，真有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沉醉。萧瑟的寒风让银杏树叶不吝地挥洒金色，银杏果由绿变黄，果熟蒂落。

银杏果外形似金橘，果实天然带有一股奇异的臭味，稍微挤压就流出黏黏的汁液。女儿家距四平路几步之遥，路两旁成排的银杏树，黄灿灿。银杏果在风雨的吹打下，悠然落地。风雨过后，我带上小外孙，去拾捡银杏果。小外孙给银杏果起了个别名“臭果”。看到树下、路边的银杏果，他就大喊：“姥爷，这里有个臭果，那边还有一个臭果。”他兴奋地跑来跑去，我们将银杏果一一捡起放到塑料袋里。回家后把果子的外皮揉掉洗净，然后晾干。我时常用收获的白果煮饭或打粥，不仅能饱腹，而且还能养身，一品那份来自秋日的馈赠。

“我言秋日胜春潮”，那秋叶的美，如清静中品茗，饮尽甘苦的滋味，存留下生命的华彩。

我愿在银杏林的某一角落，置身于林间，躺在铺满金色叶脉的草地上，望着秋阳穿梭过缀满金色叶片的枝干，随风，飘飘飞下叶影，无需感慨，就那么静静地融入这份秋景，享受静美带来的心灵抚慰。

秋之韵，叶缤纷，情亦然。秋叶怀揣着初心梦想，沉浸于秋所编织的美妙，以其独有的形式轮回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使命，为来年的新枝舞动烂漫春色注入血液，而不惜轰轰烈烈付出自己的壮美。

秋叶绚烂，落叶静美。秋日，从初秋到暮秋，树叶次第“变脸”，为城市乡野带来层层递进的绚烂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### 意犹未尽

## 花不知名分外娇

■赵文心文

曾经写过赞花的文字，文眼是辛弃疾的名句“山无重数周遭碧，花不知名分外娇。”（《鹧鸪天·东阳道中》）。词人打马行于山道，层层山峦碧色尽染，心情轻快，眼前掠过的山野之花唤不出名字也觉娇媚。

四年前暮春时节，在东京街头闲走，樱花已渐次凋零，在一条小巷里见到一株开满红花的树，在人家院墙外仰头看了半晌舍不得走，拍图发到同学群里问有谁知道。有植物爱好者告我，此乃瓶刷花。我悻悻不乐，觉得自己多此一举，太写实的名字配不上这红花的绚烂，辛词人的诗句又一次涌上心头。

现如今智能手机大行其道，下载一个APP上传图片，“一秒就能知道植物的名字和故事”。大学好友到云南元江农场小住，知道我喜植物，发来很多散步时拍的图片，都已经查好了名字，有常见的我也认识的长春花凤仙花芭蕉树合欢树，更多的是我不认识的，田菁藿香蓟毛草龙猩猩草落地生根番木瓜肥皂荚栎树构树爆竹竹，爆竹竹是细长红花而非某种竹子。

“植物让人着迷的地方，不只是一朵花开的模样，而是它们慢慢地将

全世界全部连接起来给我看。”我由此具体而微地感知，元江长夏无冬，即便已是深秋，依旧草木繁茂万物兴盛。先哲所谓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，端的是自然最美妙的馈赠。

现代园艺改良培植的花卉，通常会起好听好看的名字，逛花展的一大乐趣是点数那些和本主一起争奇斗艳的花名。知道了姓甚名谁，眼前的美花好像亲切很多，可以聊上几句前世今生了。

胭脂点血，绿水秋波，瑶台玉凤，飞鸟美人，菊花命名常从花瓣的形与色入手。

铜管乐队，无垠蓝天，瑞典女王，果汁阳台，夏日之歌，很难猜出是月季的芳名。

至于绣球花，可以确定，那些可爱的名字让我更爱它们了。“无尽夏”，大团大团的花球由浅紫浅粉渐渐转为蓝紫鲜红，诉说着夏日午后的慵懒。“无尽夏新娘”，却是粉妆玉琢，娇嫩的灰白让人心疼。“卡米拉”“赛尔玛”都是女孩常用的名字，红色圆锥花型，“赛尔玛”的色泽更浓烈一些。“纱织小姐”仿佛一位身着层叠纱裙的少女，“快乐舞会”则是一群翩翩起舞的精灵。“夏日美人”身披一袭嫩黄纱衣，“黑金刚”的花朵却是纯净的白色。深绛红的花瓣如丝绒披肩，

“古董”都是这般端庄吗？白色花瓣镶着红边，纯真而热烈，“未来”真的值得期待。人间世的多少美好都在这些富有想象力的花名里了。园艺师是最懂这些花朵的人了，命名的时候有爱惜有浪漫。

花之名还另有一类。报纸副刊常会配发花卉摄影作品，令版面生动。有的作品拍的是什么花，题名即花名，欣赏花姿或娇俏或清丽就好。有的作品作者精心拟制了题名，花图藉此传递出更为丰富的意蕴。两朵最最普通的喇叭花，长在路边草丛里，晨开夕萎，完全没有存在感，“长向秋深结此花”，让我好好端详了这安静而沉得住气的花朵。荷花的摄影作品见过很多了，主角们或雍容或高冷。“一点芳心两处开”赞的是一朵红荷和它的倒影，水波涟漪处，荷与倒影叠合成浑然整体，巧思令人赞叹。一捧花形寻常色彩也寻常的小菊花，簇拥着朝向明亮处，“只疑春色到重阳”，给春秋带来活力与温暖。茉莉花以芬芳美丽之形象深入人心太久，“惆怅东阑一枝雪”却别出枢机，借花抒怀，花开寂寥亦透出生命的质感。

我发表过一篇过新年的小文，版面上编辑安排的插图是题名“一米阳光”的摄影作品。天空蔚蓝澄澈，一只花狸猫伸长了颈项探嗅隔墙外盛开的红花。一墙之隔，猫与花之间形成有趣的张力。我唤不出这红花的名字，有了阳光的加持，我已知道热烈奔放是它的代名词。



晴川历历汉阳树 ■许超森

### 岁月悠悠

## 年味的断想

■耿勇文

“时光只解催人老，不信多情，长恨离亭，泪滴春衫酒易醒。”岁月悠悠，人生易老。人老了，总觉得日子过得快，才持蟹赏菊，过中秋，转眼年味走近，春节将至。

年味年年有，春晚是“盛宴”。现在年味最浓，要数春晚，年前，它总让人期盼和憧憬，年后，它便沉入大脑记忆深处，留下了满满的美好回忆。每当晚会启幕，便是万紫千红，五彩缤纷，这场景总会让人耳畔回响着《过新年》这首歌，“过新年呀，咚咚咚咚锵，喜洋洋呀，咚咚咚咚锵，鞭炮声声锣鼓响……”新年钟声响起，晚会高潮已过，落幕时分，又会响起让人依依不舍的《难忘今宵》，我们年年听着那句经典歌词“青山在，人未老，人未老”，渐

渐变老的。“今年花谢，明年花谢，白了人头。”人生总有无奈。

年味年年有，感慨却不同。年味还是那个年味，只是因人自身的处境不同，品尝年味的“味蕾”也就有了差异。年少时，逢年过节，家家户户贴春联，王安石的《元日》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我们读起来总是那样爽气，总念着“一岁除”，总想着“换旧符”，那些年，我们青春年少，蓬勃生机，盼望着长大，幻想期待着明天，不愿岁月徘徊，只想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这与当初的王安石革新心切，其心境如同一般。即便遇到了小小的情感眷恋，那也不过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”光阴荏苒，白驹过隙，当人生走过千山万水，历经

艰辛，见过花开花落，云聚云散之后，方才有了“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。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”

年味年年有，人人有盼头。“新年来到，姑娘要花，小子要炮。老头儿要顶新毡帽，老太太要件新棉袄。”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有许多心愿，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如愿。不过，与大人相比，过年是孩子们的天堂。记得，孩儿时，每到除夕之夜，全家团聚吃过年夜饭，窗外雪花飘飘，孩子们早早钻进暖暖的被窝里，母亲便在灯下，给每个孩子的新棉衣套上新外衣，床下放上新鞋，把压岁钱放在我们的枕头下面……母爱如和煦的风，吹去朔雪纷飞，让我们感受满屋生香、温馨暖人的年味。初一的早晨，似乎总有阳光从窗棂渗透进来，睁眼醒来，便看见桌上已摆放好瓷盘，里面盛满我们朝思暮想的花生瓜子糖果，年味便像蜂蜜般，从嘴里甜到心里。

年味年年有，军营味最足。军营中的年味总承载我们青春的足迹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春节，是我离开故乡，离开父母亲人，当兵从戎，在广

空岑村机场度过的，那时还没有《春晚》，广东粤语歌曲也还未风靡全国，只是在粤语区流行，咱们机务中队有台十七寸黑白电视，放在高高的电视箱里，我看着新潮艺人们唱着粤语歌“贺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啊，年连年，愿大家过个太平年。”跳着劲舞，让我们倍感稀奇，大开眼界。那歌声唱出了喜气，也唱活了我们的青春活力。在军营中集体过节，那年味才叫浓烈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会餐时，每人收到一盆盆的花生瓜子糖果水果，大伙不分新兵老兵，年货都放在铺下，聚在一起大快朵颐，想吃顺手便拿。还有战友各自老家天南海北寄来的年货，大家共食共享，其乐融融。各中队、连队还举办猜灯谜联欢会，有看有听有吃有玩，还有牙膏香皂之类的小奖品。过年那些天，哪个单位都有同年兵，我们轮流光顾，图个热闹。当然我们最喜欢去电话连，那里女兵多。

年味年年有，浓淡总相宜。年味总与心情有关，过年过的是心境。与人穷人富无关，只要全家过年平安团聚，热

热闹闹包个饺子，长辈的两腿炕上一盘，左望望，小字辈们电视机前，嗑着瓜子，喜笑颜开；右瞅瞅，儿子媳妇，兄弟姐妹麻将桌上，嬉笑打闹，开怀自乐，自有一番太平盛世萦绕心头。过去过年把鞭炮声此消彼长当成年味，现在把情感沉醉在山河壮丽美景如画中；过去过年把串门拜年当成年味，现在手机在手，图案花样翻新，拜年简洁明快；过去过年总要提前走街串巷，排队购买年货当成年味，现在手机上手指轻滑，快递上门，要啥有啥；过去过年把聚餐吃喝解馋当成年味，现在亲朋好友聚餐不为吃喝，只为相聚畅谈；过去过年总觉得年味很足，现在过年总觉得年味很淡，因为天天日日如过年，无需再待逢年过节时才添制新衣，品尝美味。

春节，中国的传统节日，标志着丰收的喜悦。它蕴含着开春的希望。它告诉人们，寒冬已过，春暖花开有时；它祝福着馈赠着勤劳善良的人们，鞭策鼓励着那些错过的时节，迈开追赶的脚步；它把春天的希望揣在心中，为来年播撒幸福的种子。